

感悟

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刘向阳

马良家对面有一画室,是本市一位知名画家办的。每逢节假日,来学画的孩子络绎不绝。画室前新栽了一株小樟树,叶片上滚着露珠。孩子们说,樟树跟罗老师画的一模一样。大家临摹、浇水、玩游戏,樟树陪伴着他们成长。

马良心里痒痒的。他怯怯地攀上画室窗台,观摩学生习画,眼睛也不眨,有几次差点掉下来。有时他抢着去浇水,却被别的孩子推开。他好想学画,可心想事难成。八岁那年他随父母进城,父母做早点、送外卖、收废品,每天四点多起床,忙得像陀螺,哪舍得花那钱?在乡下他就爱画画,拿竹枝瓦砾当笔,在田间地头勾勒。如今进不了画室,偷偷瞧几眼,一笔一画烂熟于心,回去再揣摩,也是一种满足。

一天傍晚,马良窝在屋里翻旧画册,淘米煮饭。电视里正讲法国画家杜菲:十五岁进艺校,白天打工,晚上学画,付不起房租就以亲朋为模特,在码头、海滩、乡间竖起画架……马良感动得流泪,拿起筷子在地面温习“偷”学的画艺。忽然一股焦糊味传来——饭烧糊了。他急忙扑向煤炉,慌乱中打翻了热水瓶,烫伤了腿。

又到周末,孩子们来到画室。有个小女孩叫娟子,长着红彤彤的圆脸和宝石般的大眼睛。她发现窗外的马良多日不见了。休息时她一边给樟树浇水,一边瞟向对面的棚屋。忽见人影一晃,正是马良,腿一拐一拐的。娟子跑过去进行自我介绍,并夸他数学年级第一。她看见桌上广告纸背面画着一棵树和一个浇水的

小女孩,线条简单却很逼真,问那是谁,马良脸红了。

娟子说:“你要快点好起来,到时候我们一起学画。”马良低下头。娟子告诉他罗老师是她舅舅,“我求他不收你钱,你就再也不用趴窗台了。”马良激动得差点落泪。

过了段时间,娟子带来消息:我舅舅答应了,他还夸你将来一定有出息!“只是……照顾樟树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”马良连声答应。

一茬茬学生来了又走,小樟树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,冠盖如伞,成了城中村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多年后,老旧房屋拆除改造,画室升级为“马良美术馆”。樟树更加挺拔翠绿,清亮的童声不绝于耳。

抒怀

“滋——”自来水奔流而下,盆接满了。我双手搭在盆沿,刚要端起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右手握着的盆沿从盆体脱落,水盆倾覆,水流一地,溅湿了鞋裤。

这只伴随我多年的塑料盆,因老化,就这么坏了。我难过地流下眼泪。

或许有人不解:一只盆而已,再买一只就是了。我倒不是心疼钱,只是对用惯了的旧物,总有难舍的情怀。一旦损坏,我便像失了魂,好几日才能缓过来。

这只盆是我读硕士时,从校园商店最先拿下的物件。它见证了我的求学生涯,之后陪我辗转多个城市求职,住过地下室、城中村、毛坯房。我用它洗脸、洗水果,缺水时排队接水。它像一位不离不弃的人生伴侣,陪我熬过艰苦岁月。如今生活刚有起色,它却坏了,怎能不令我伤悲?

一件旧物,就是一段过往的人生,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还有那件旧毛衣,是母亲在我上大学前夕,就着昏暗灯光一针一线织出来的。多年过去,毛衣褪色,肩胛处还破了洞,可我依然常穿在身上。那每一处针线里,都藏着母亲浓浓的爱。如今母亲年过七旬,老眼昏花,手也抖得厉害,再也织不了衣服了。这是母亲为我编织的最后一件毛衣,如果哪天母亲不在了,这就是留给我的唯一念想……

我深知,旧物终会破损,正如身边人终会老去离开;但它们早已刻进记忆,融进生命。每每想起,心中便生出一种伤痛,像树根扎进心田,越扎越深。

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年贵

旧物感怀

随笔

我到阳台晒东西时,春雾正散。天马山山形伏着,像匹刚醒的马,带着惺忪的绿意,守着山脚下的浏阳河。水色嫩青,融进天色里,静静流进晨光。

太阳照在阳台,也照着那些花草。月季开着浅奶油色镶粉白边的花,花瓣软软的,像能兜住光。长寿花开得有些倦了,橙黄的小花还挨挨挤挤地暖着。蝴蝶兰倒精神——紫粉的花静静开着,花心那点明黄,像藏着整个春天的笑意。旁边的小葱,一夜春雨后蹿高一截,掐几根拌进面里,满碗鲜气。

前些日子倒春寒,我怕花冻着,给它们罩了塑料膜。早晨掀开时,叶子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如今寒潮过了,春阳一照,花苞松开瓣——到底是春天了,什么都能缓过来。

春日的阳台最是舒坦。光不烈,从早暖到晚,每片叶子都懒懒舒展着。看月季抽新芽,嫩红的一小点,慢慢绽成叶;看蝴蝶兰的根悄悄探出盆沿,白生生的,像春天伸出的触角;长寿花开过一冬,该谢的瓣轻轻落下,落在土里,也很情愿。

这小天地,教我顺势而为。倒春寒时护着,回暖时便由着它们长。照料这些花草,就像照料日子里那些总会回来的盼头。

此刻,阳光穿过玻璃铺在身上。我推开琐事,敲这些字。我从不向往多人的热闹,也不眷恋街市的声响。可总念着这片春阳,念着天马山毛茸茸的绿,山下那一弯浏阳河清亮的水光,还有东边那座被烟花点醒的天空剧院——它们,连同这些花草,比世上任何繁华都让我觉得安稳。

生活不就是这样么——寒潮也好,暖阳也罢,花开叶落,都是日子。冬已走,春正深,太阳总照常升起。

影韵

印象



傅群钗/摄

生活

## 槐花酿酒,邀月对饮

□ 邹寥

月色朗朗,我栽完黄瓜秧,躺在院里歇息,松针的香气顺着风送过来。细细一嗅,那香里还掺着淡淡的、甜甜的槐花香。一周前酿的槐花米酒,算着日子也该发酵好了。

我拨开瓦缸上的稻草,揭开封口的保鲜膜,一股清甜的香气瞬间涌出来。舀出两碗米酒,那米粒鼓鼓囊囊,色泽米黄,间杂着槐花瓣,看着就讨喜。搬来小火炉,架上瓦罐,添水倒酒,用干松针做柴火慢慢熬煮。没多久,酒香四溢,分外厚醇,带着朴素的甜,勾得人挪不开脚步。

酒液入口,温热软糯,顺着

喉咙滑下去,一路暖到心底。不呛喉,不烧胃,香味醇醇。放下碗,抬眼望向院外,槐花在风中悠悠飘飞,素白洁净。新鲜槐花香与发酵后的米酒香、槐花香以及松针香融合,四种层次在鼻腔里晕开,整个人都飘飘然起来,所有的琐碎烦忧,早就烟消云散。

如此清欢,怎能少得了与明月分享呢?我端起酒碗,朝天上明月遥遥一碰。酒至微醺,耳边飘来簌簌的轻响,想来定是那槐花在笑我这人间客,竟对天上月如此痴缠。这一笑,倒让我想起一周前,酿制槐花米酒时的笨拙模样。

彼时,槐花开得正盛。我摘回一竹篮,挑出完整花瓣,洗净晾干。泡了一夜的糯米煮至断生,软而不黏,糯而不烂。将槐花瓣倒进糯米里拌匀,再蒸五分钟,摊开晾凉。拌入酒曲粉,倒进瓦缸封好,埋进稻草窝慢慢发酵。

“啪嗒”一声,露珠落在碗里,我从回忆中醒转。碗中米酒已见底,不觉一笑,又倒满一碗,就着晚风,与明月浅斟慢酌。

院坝空空,松香绕肩,槐香盈袖,酒香浸衣。这般散淡的时光,没有俗世浮华,不追名逐利,只守着一份简单的烟火,便已是满心欢喜。